

三月雪

蕭平著

作家出版社

三 月 雪

萧 平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 876 字數 80,000 开4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1/2 插頁 2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0000册

定價(6)0.37元

目次

海濱的孩子.....	1
養鷄場長.....	12
三月雪.....	40
鎖柱的星期日.....	80
玉姑山下的故事	97
秋生.....	115
一天.....	129
后記.....	138

海濱的孩子

二鎖多高興，到了姥姥家里。他已經五年多沒到姥姥家來了。

姥姥家緊靠在黃海邊上。村北是港渠子，滿潮的時候是一片水，望也望不到邊，落潮時，海水退走了，就露出一片黃沙灘來。村南是一條沙嶺，沙嶺上長滿一片沙參，站到沙嶺上可以看到海。二鎖多麼喜歡海啊！藍藍的，沒邊沒際，閃着金光。海里都有些什麼呢？魚，蟹子，蝦，還有大魚，老師講過海里有這樣大的魚，比房子還大。可是二鎖沒有看到這樣的大魚，連小魚也沒看到。二鎖很奇怪：魚都跑到哪兒去了呢？

姥姥家里有舅舅和舅母，還有大虎哥和小花妹妹。每天二鎖跟大虎到海灘上去玩。海灘上的沙又細又軟，兩人躺在沙灘上，敞開小褂晒肚皮，晒得肚子咕嚕咕嚕直響。大虎比二鎖大一歲，但長得還沒有二鎖高，也是念四年級，二鎖並不怎樣佩服他。他還是小隊長呢，可自己的小隊長就比他本領強。不過大虎確實懂得許多二鎖不懂得的事情，比如說吧，大虎知道什麼時候上潮落潮，什

么样的潮水有魚，知道蟹子願意在什么样的天气里爬出来，还能够在光光的海灘上一下子就挖出一个蛤来，並且还会浮水。这样二鎖慢慢地也就承認，關於海里的事情还是大虎知道得多一些。可是他干嗎老愛說別人不对呢！有一次二鎖高兴地告訴姥姥：“姥姥，今天我看見船上的帆啦，雪白的，那么多，站在海里一动也不动。”大虎插上嘴啦：“誰說不动，远，看不出来就是啦！”二鎖在海边上拾了些好看的像小船似的白白的东西，高兴地拿給大虎看。誰知大虎笑起来：“那是烏魚板子，我們都往外扔，你还往家搬呢。”小花立刻就跑去告訴姥姥：“姥姥，二鎖拾了些烏魚板子来家。”真是个小長舌头，就愛多嘴！

二鎖喜欢在上潮的时候蹲在海灘上，望着从天边滚来的潮水。海潮泛着白沫呼嘯着向他扑来，他向后退，浪头只扑到他的脚跟就退回去了，泡沫飞溅了他一臉，凉颼颼的。浪头接着又扑过来，他再向后跳一跳。这样一直把海潮引到沙嶺下面。他站到沙嶺上，海潮却不再跟他来了，慢慢地安靜下来。二鎖不高兴起来，他滿想着能把海引到沙嶺上来呢。

最使二鎖高兴的是和大虎去拉魚。兩個人偷偷拿出舅舅的網，跑到村北的港渠子里。潮水呼呼地向岸上跑着。大虎向水里一指，压低声音喊：“快！二鎖，看那一羣魚！”但是二鎖却連一条魚也沒有看見。这时，大虎在他眼里变成了大人，大虎說什麼他听什麼。真的，網还没拉到岸，魚在網里就乱蹦乱跳了。二鎖又喜又急，嗓子都

喊啞了。一網拉上來的魚就裝了半水桶。二鎖看着這些魚，真像在夢里一樣。

潮水退了，二鎖就和大虎到港渠子的海灘上去挖蛤。蛤殼上有許多美麗的花紋，很厚，有拳頭那麼大。蛤深深藏在沙下面，潮水把沙沖得溜平，二鎖怎么也找不到，但是大虎用小鋤一下子就挖出一個來。大虎告訴二鎖，有蛤的地方有個小眼，因為蛤要留個孔喘氣。二鎖一看滿海灘都是小眼，挖了幾個眼，只挖出幾個指頭尖大的小蟹子來。他很失望。大虎對他說，這面沙灘上的蛤差不多叫人挖光了，要挖就要到港渠北面的沙灘上去，那裡的蛤多得很。

二鎖多麼想去呀！他希望回家的時候，能帶一大盒子這樣的蛤回去。開學的時候，在自己的桌子上擺上五個，不，十個或者再多幾個，給同學們看看，一個裝石筆，一個盛墨水，一個盛紅顏色，一個盛綠顏色……同學們一定都圍到他的桌邊上來，他就送給他們每人一個，不，平常和他合得來的他才給，合不來的他可不給。

二鎖暗暗盼望着大虎能領他上港渠子北面去，可是大虎卻沒有要去的意思。二鎖有自尊心，他不願意死皮賴臉地去求人家，心裡卻比什麼都着急。

這天二鎖和大虎從沙灘上回來，天已黑下來了。舅母和姥姥在做飯。小花一步不離地跟在姥姥背後，姥姥一轉身，差點把她碰倒。姥姥生氣地說：“我還能做點什麼，長了尾巴啦！”小花趕緊拉住姥姥的衣襟問：“在哪裡？

在哪里？”姥姥正拿着一叠碗，哄着說：“好小花，去找二鎖玩去。”小花噘着嘴：“我不。”二鎖心里想：“你还不哩，你找我我也不跟你玩。”

吃過飯，姥姥和舅母在刷鍋，大虎喂過了豬在掃院子，二鎖鋪了張草帘躺在門外的打麥場上。滿天是星星，海風一陣陣吹來，又涼又咸。二鎖睡不着，一來是因為海蜇子咬，二來是因為他忘不了大虎對他說過的那些大花蛤。不大一會，大虎也夾着張草帘來了，躺在二鎖旁邊，爬在二鎖耳邊悄悄地說：“明天咱們到渠子北面挖蛤去，你敢去不敢？”二鎖跳起來，嚷着：“去呀！怎么不敢！”大虎照腿上打了他一拳說：“別吵！叫俺爹聽見就糟了！”二鎖伸了伸舌頭，悄悄地問：“怎么的？”“怎么的，家里不讓小孩子上渠子北面去，潮來了，跑不及就淹死了。”

“那咱們怎么办？”二鎖有點胆怯了。

“不要緊，”大虎說，“潮一來咱就跑。”

舅舅披着件衣服站在門口，叫大虎到合作社送信去，大虎爬起來走了。二鎖興奮得胡思亂想起來，後來就昏昏沉沉睡過去了。他做了一宿夢，夢見自己和大虎挖了一大簍子蛤，抬也抬不動。可是就在這時潮來了，像一堵牆似的。他害怕得大哭起來。可是大虎已經浮着水跑掉了。潮水眼看來到跟前，他轉身向沙灘里跑，可是迎面也是潮水。他用力一掙醒了過來，出了一身汗，心還在通通亂跳。日頭已經爬到海當中的紅山頂上，場上一個人也沒有了。

二鎖爬起来，夾着草帘跑回家。舅母在端飯，大虎在院里喂猪，姥姥在講故事給小花听。吃飯了，二鎖端起飯碗往嘴里直扒，好像嗓子是个直筒，飯一下子都流了进去。姥姥看得有点害怕了，放下飯碗望着他說：“鎖子，你看你那怎么个吃法！”小花赶快探着头看二鎖是怎么个吃法，可是二鎖已經吃完了。

二鎖溜到院子門口等大虎，左等右等大虎才出来了。他們互相使了一个眼色，就撒腿跑起来。

忽然后面有人喊：“虎子，你又領二鎖上哪去？也不把院子收拾收拾！”是舅舅的声音。大虎像个开足馬力的小汽車，一下子煞住了。二鎖的心凉了半截，可是姥姥出來說話了：“叫他們去跑跑吧！成年到头在学校里，小鬼还放三天閑呢！”舅舅沒有再阻擋他們，只是說：“可不許上渠子北边去。”

大虎答应了一声，拉着二鎖跑起来。

潮水已經退完了。天藍藍的，太陽照在金黃的沙灘上，有点耀眼。小蟹子开始打洞了，平坦的沙灘上布滿了像豌豆一样的小沙球，可是还有無數的小沙球被小蟹子从洞里扔出来，这些湿漉漉的小沙球被陽光照着，像珍珠一般在空中打个轉，又落到沙灘上。一陣輕微的海風吹到海灘上，帶來了海水的熱呼呼的咸味。

“糟了！忘了帶簍子，也忘了拿小鋤了！”大虎站下來說。二鎖也跟着站下來。大虎往後看看，又看看太陽，擺擺手說：“走吧，用手扒，扒出來用小褂包着。”

他們又光着腳板在海灘上向前跑，松軟的沙球在腳下沙沙响着，腳掌舒服得有些發痒。跑了一陣，面前出現了一排不高的尖頭八角的石岩。滿潮的時候，這些石岩只露出個尖頂。二鎖想：“這已經站在海當中了。”轉回頭一看，姥姥家的房子已看不很清了。可是再往前一看，港渠子却還是一條隱隱約約的白綫，像在岸上看到的一樣。二鎖問大虎：“怎麼還沒有走到？”大虎頭也不抬地說：“早着呢，十里地才走了三里。”“十里？”二鎖心里有些嘀咕起來，“這不是要跑到海里去嗎？”大虎沒回答，只顧往前跑。二鎖不能在大虎面前露出膽小的樣子，所以也只好跟着他往前跑。

跑過了沙灘就是爛泥灘，腳底下越來越難走了。爛泥攙着石頭碴和碎蛤皮，又粘又滑又扎腳。二鎖小心地把五個腳趾頭插到爛泥里，慢慢地一脚一脚往前拔，可是還不斷地摔交，白褲子和白小褂都叫爛泥糊起來啦，屁股也跌得生疼。大虎却一交也沒有跌，平着腳板啪啪地走着，不時站下來等二鎖。

日頭快轉到頭頂了，終於走到了渠子邊。哎呀，這港渠子老遠看像一條白綫，到跟前卻有這麼寬，滿可以走過一條大船呢。大虎三把兩把把衣服脫光了，二鎖也隨着脫光了衣服。大虎一隻手把衣服舉到頭頂上，慢慢地向水里走去。二鎖也學着大虎的樣子，緊緊地跟着大虎。落流的潮水很急，二鎖沉不住氣，幾乎跌倒在水里。可是水並不深，只淹到腋窩，大虎終於扶着他走到了對岸。

过了渠子，就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。这沙滩多大啊，简直望不到边。沙滩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大虎放下衣服，两手就忙活起来，在渠边靠水的沙滩上筑了两个沙堆。二锁正奇怪他在做什么，他站起来对二锁说：“我往里走，里面蛤多。你可不要离开这里，看着潮水把这沙堆淹倒了，就招呼我，咱们就走。”二锁虽然有些不愿意，也只好答应了。

大虎光着屁股向前面跑去了。二锁就躺在水边的沙滩上，瞪着眼看着那两个沙堆。日头很毒，晒得他的身上起了一层白盐。不大一会儿，他就寂寞起来了。他抬起身子来看看，大虎已经走得很远。在远处的海面上，有几只海鸥在低低地飞着。他突然感到孤单起来，而且害怕起来了。怎么能不怕呢，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，连姥姥的房子也看不见，要是一下子来了海潮呢？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不敢想下去了。

二锁记起上年伏天下河水的事来。那是一个大晴天，他和几个孩子在河里洗澡。河水很清，也不深，但是忽然听见上流呼呼响，大家叫嚷起来。他抬起头一看，啊呀！下河水了！黄水头又猛又凶，足有二尺高。吓得他拉腿就往岸上跑。西街的小发死命地哭起来，喊着：“二锁，拉我呀！我跑不动了！”可是二锁自己也跑不动了，哪能去拉他。幸亏当时富山叔在附近的打麦场上，拿着木叉跑到河边，一叉把小发挑了上来。小发的脸都吓白了……

可是慢慢地二锁也就安心了。海现在是这样静，一

动也不动。海鷗还在低低地飞。他看看沙堆，沙堆还是好好的，海水沒漲也沒落。時間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有点發困，却又不肯睡，就用手去扒身边的沙。扒呀扒呀，忽然，手指碰着一个又滑又硬的东西。他一骨碌爬起来，一看，是个大花蛤！

二鎖張开嘴要喊大虎，可是念头一轉，沒有喊出声。他想悄悄地扒一大堆，讓大虎回来吓一跳。“哼，不要以为只有你才能找到花蛤，我也能找到哩！”他在心里說。

他劈开兩腿站着，用兩只手向后扒，果然，不一會兒又扒出了一个。他不顧一切地繼續扒起来。汗順着額角往下滴，手指甲已經磨光了，手指头滲出血来，可是他一点也沒有覺得痛。他把扒出的每一个蛤的样子都記住了。他回家要告訴媽媽和妹妹，哪些蛤是他亲自扒出来的，而且哪个是头一个扒出来的，哪个是第二个扒出来的……

花蛤很老实，靜靜地躺在沙灘上，不跑也不动彈。可是二鎖还是不放心，把它們搬得离开渠子远远的，周圍又用沙筑了一圈圍牆，圍牆又高又厚，圍牆上面又盖上了自己的褂子和褲子。

二鎖發狂似地扒着，圍牆里的“囚犯”越来越多了。“囚犯”很規矩，一点也沒有要跑的意思。起初二鎖还只是在附近扒，一边向圍牆里張望着，可是慢慢地就放心了，就移动到远处去了，只是在押解一个新的“囚犯”的时候才回来一次。后来他觉得一个个往回送太耽誤時間，索性把小褂拿了去，扒到的花蛤都包到小褂里，湊到十个

八个以后才往回送一次。

時間是个怪东西，有时候一点鐘比一天还長，有时候一天还没有吃頓飯的时间長。現在他專心專意地扒花蛤，覺得只过了一陣工夫，但是偶然抬起头来看看，日头已經大偏西了。他猛地想起那兩個沙堆来，心里一紧，就撒腿往回跑。跑到渠子边，他呆住了：沙堆不見了，渠子寬了，渠里的水也渾了。

二鎖慌乱起来，他發瘋一样地在沙灘上跑着，揚着兩只手，揮着褲子和小褂，破着嗓子喊大虎。可是現在大虎在哪里呢？半天工夫，大虎的影子才在左边的沙灘上出現，二鎖就用更大的嗓音喊起来，迎着大虎跑去。跑一陣，覺得不对头，就又跑回渠子边看看。艾呀，海变得真快啊，海水嘶嘶的，一会儿就淹上来四五尺寬。他又迎着大虎跑去。这时大虎也朝着这边跑过来了，可是他跑得多慢呀！唉，三岁的小孩也比他跑得快。

大虎跑到跟前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气狠狠地看一看二鎖，什么話也沒有說。这时海水已經淹到他們腳底下，渠子差不多比以前寬了一倍。二鎖看看水，又看看大虎，忽然大声哭起来。

大虎停了停說：“試試吧！你抓住我的脚，看能不能帶过去。”

二鎖一下子不哭了。大虎在前面走，二鎖跟在后面。水淹到膀子了，大虎平着身子浮起来，兩只小腿一蹬，像条梭魚。二鎖連忙用兩手拉住大虎的一只脚。可是兩人

一起沉下去了。大虎很快鑽出水來，拉着二鎖的胳膊，把他拉回到原來的岸上。二鎖像呆了一樣，哭也哭不出聲了，緊緊拉住大虎的胳膊。這時大虎的臉色也變了。

渠子的水還是嘶嘶地向沙灘上淹着，眼看淹到二鎖圍花蛤的圍牆邊了。大虎一轉頭看見了二鎖的白棉布褲子，他跳過去一把把它抓起來。一忽兒，他已經用褲帶的兩頭扎住了褲腳，把褲子按在水里濕透了，又拿起來張着褲腰在空中掄了幾掄，兩個褲筒鼓鼓地裝滿了氣，接着啪地往水里一甩，水面上就出現了兩個大氣泡。他一只手抓住褲腰，一只手把二鎖拉過來，不由分說地把二鎖按倒在水面上，將兩個鼓鼓的褲腿套在他的肋窩底下。“使勁握着褲腰，千萬別撒手！”他在水底下把褲腰交給二鎖說，然後就一只手撥着水，一只手拉住二鎖向對岸游起來。褲筒里的空氣在嘶嘶地响着。

多麼急人啊！一尺，二尺……大虎費力地用一只手向前游着。啊，中流過去了，可是氣泡漸漸小了，二鎖的身子在慢慢沉下去。大虎用盡最後的力氣又向前游了丈把遠，往水里一站，水只淹到腰部。二鎖歡喜得心都快要跳出來，也不知道怎麼跑上了岸。

大虎說：“等等，我回去把東西拿過來。”說罷就又游了回去，一會兒又游過來了，拿回了自己的衣服和二鎖的小褂，小褂里鼓鼓地包着一包蛤，有大虎挖的，也有二鎖挖的。

兩個人朝着村莊跑起來。二鎖沒有落在大虎的後面，

沒覺出脚痛，也沒覺得累。跑呀，跑呀，已經跑過石岩了。二鎖回頭一看，身後已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海已經跟上了。大虎說，這裡的海比南面的海走得快，一點鐘能走七八里。可是，不管海跑得怎樣快，卻終於落到後面了。二鎖的心里輕鬆起來了。不大一會，他們已經來到村頭上。一個姑娘挑着水桶到井邊打水，看見他們，用一個指頭划着臉對他們說：“不害羞，光着跑回來了。”接着又說：“大叔找你們到處都找遍了，還不趕快回家去！”

兩個人來到一棵樹底下，大虎幫着二鎖把褲子解开，擰了擰水，晾在樹上。大虎慌忙穿上衣服，一聲不響地坐在草地上。二鎖心里也亂得很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他抬頭向北看了一眼，那裡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他的身上不由打了一個冷顫。他又看了看大虎，大虎在他眼里已經變了樣，他有多麼好啊！為什麼過去他不覺得大虎好呢？他突然對大虎說：

“大虎，你聽我說，我對你好，心里真對你好，咱們一輩子做個好朋友行嗎？”

可是大虎什麼也沒有回答。他兩手攀着膝蓋坐着，皺着眉頭望着遠處的海，過了好大一會，才對二鎖說：

“回去我爹要問起來，你什麼也不要說好不好？要說，你就說是我引你到北邊港渠子跟前去的，潮水沒漲我們就回來了……”

1954年

养鸡场长

我吃过早饭就动身，过午，便走进了山区。

积雪融尽了，天空無比的潔淨，偏西的太陽照着綠油油的麦田。右边是矗立着的峯頂，左边是潺潺流着的山澗。

我兴奋地走着，想像着今晚在那叢山中的小村里跟一些人的愉快的会見，也回想着以前我住在那村时的一些情景。

那还是一九四七年敌人进攻膠东的时候，我們几个人被疏散在那个村子里。村子很小，只有三四十戶人家。

我住在一个叫李洪奎的貧农家里。他家里一共四口人，兩個大人，兩個孩子。兒子叫保明，那年十五岁。还有个小姑娘叫小英，那年才七岁。四口人，有上十亩地，說起来生活也該不錯。可是，以前是个穷底子，再加上新分到的几亩地都荒死了，沒有牲口，地耕不好，糞上不去，所以日子过得很累，一年到头老是接不上吃的，大人孩子連穿的都弄不上身。

洪奎大爷那时是四十五六岁，可是看样子有五十开外了。人很爽直，也很倔强，封建思想也不少，回到家里就

是小土皇帝，老婆孩子都得听他的。李大娘脾气好，什么事都委屈地順着他，但有时也难免爭吵几句。我住在那里的兩個月中，据說是顧着我的面子，还吵了兩三次。兩個孩子見了他，就像耗子見了猫一样，有时吃飯都躲着他。

那时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。看到他黑天白日地出公差，上山干活，累得那个样子，我对他就感到尊敬。可是看到他有时为公差多了發牢騷，回家对老婆孩子那种專制粗暴的态度，我又有些討厭他。有时我也在心里替他辯解：也难怪他，情况这样紧，公差这样頻繁，地都荒了，眼看吃的就接不上了，他怎么能不焦急發火。可是当他打罵孩子的时候，我对他的一切諒解都消失了，尤其是当他打罵小英的时候。

我还記得在我快走的时候發生的一回事。那天下着秋雨，吃过夜飯老半天了，他去送一个伤員才回来，一进门就問：“小明和小英去間蘿卜苗沒有？”李大娘說：“下着雨孩子怎么去。”他把烟袋往炕上一摔就找小保明。这工夫小保明早溜走了。他找不着小保明就气呼呼地冲着小英走去。李大娘过去攔着小英，說：“你不用拿着孩子出气，要打，打我吧！”可是哪能攔得住他。小英吓得哭着跑到我身后。我說：“这样天气实在不能上山，不能怨孩子。”我想这样說說也就算了。哪知道他理也沒理，一直奔过来，要从我身后拉走小英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推了他一把說：“你不能这样对待孩子！”他大概沒想到我会对他这种态度，怔在那里，臉憋得通紅，張了張嘴，想說什么